

愛貧為先的新世代

青年的社會參與和使命

姜靜¹

本文作者成長於天主教家庭，大學時期開始深耕信仰。本文介紹觸動她的四顆種子，藉由參與和探索，一步步打開自己「愛貧為先」的眼界和心胸。原來，愛貧為先，是學習以耶穌的眼光看待生命；在認識貧窮議題時，也能擁抱自己的匱乏和無力。當我們真正懂得貧窮時，才能真正給予富足。

前言：每一個人故事的開始

很多時候，天主在何時種下的種子，我們通常只能後知後覺，然後笑著長嘆一聲，「呀！天主的作為真的神奇莫測！」人生充滿這種驚奇的時刻，不論是找到難得一見的停車格，還是發現生命中重要的緣分或召叫。我們在不斷向天主開放的過程裡，才能漸漸顯明自己的使命。在我小的時候，不知道為什麼，一直很喜歡「老師」這樣的角色。能站在講台前，用溫柔而堅定的眼神望向一群正在萌芽探索的新生命，我血液裡留著一股渴望看到生命成長的動力。小學五年級時，我就在時光膠囊裡，

¹ 本文作者：姜靜姐妹，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畢，曾任台北市立高中英語老師、天主教會台灣主教團青年組秘書，現任天主教私立中學生命教育老師。

不知天高地厚地寫下要成為人師的理想。事實是，十多年後的我真的唸完了師大英語系，畢業後也曾在一所高中教英文。可是這些年的各種經驗也豐富著我，感受到天主為我的計畫更深，祂重視我內心「想看到生命成長、互相連結」的渴望，所以一步一步地領導我，探詢我夢想裡「更重要的那一份」。那是一個與真實耶穌更深連結的夢想，藉著認識並體驗生命中的各種貧窮，我的生命才得以發展成長；藉著對貧困和弱勢的愛擺在優先，我才更真實地與主耶穌相遇。

第一顆種子：國際天主教學生運動²

2017 年的暑假，才剛升大二的我，第一次參與「國際天主教學生運動」(International Movements of Catholic Students, 簡稱 IMCS) 的活動。台灣天主教大專同學會³受 IMCS 的邀請，主辦一場為期五天的天主教學生「東亞聯會」(East Asia Program, 簡稱 EAP)⁴。會議的宗旨即是邀請東亞區的天主教大專青年，一起就區域內

² 國際天主教學生運動 (International Movements of Catholic Students, 簡稱 IMCS) 成立於 1921 年，為國際性天主教的學生組織，以實際的社會行動和青年培育計畫，帶領青年回應社會上的各種需要，以實現充滿基督和平與正義的社會。

³ 台灣天主教大專同學會成立於 1954 年，由台灣各地大專院校天主教友的學生及老師組成，至今仍有約 30 個分會活躍運作。於 1981 年正式與 IMCS 亞洲區會聯繫，成為 IMCS 成員。

⁴ 東亞聯會 (East Asia Program, 簡稱 EAP) 為 IMCS 主持之東亞區學生會議，每屆會議輪流由東亞會員國主辦。2017 年由台灣主辦，主題為「移工社會」。

共同面對的社會問題，以基督徒的社會正義、天主教社會訓導等視角共同探討、分享。每次的主題皆是跟著主辦國當地的現實情況來分辨，由於近年來台灣是東南亞國家主要的勞力僱用地之一，因而當年的主題便是探討「移工社會」。

該屆 EAP 的與會青年，分別來自日本、韓國、港澳，皆是亞洲地區相對富裕、享有資源的國家。當我們一起探究全球化帶來的結構性不正義、移工社會裡的多重困境時，為我們這一群懵懂無知，還以為來交朋友的大學生們可說是一大震撼。為期一週的活動開始，我們走入東協廣場、聽服務移工的 NGO 社工分享心路歷程、彌撒後和移工教友們一同分享聊天、參訪教會為移工設立的庇護所等。本來真的只是衝著有文化交流體驗，可以好好練英文的我，卻在每一個拜訪和相遇的過程中，內心不斷地湧動。那些人與人之間的差異、對弱勢族群的「不想認識」、對移工朋友們的陌生，一再地衝擊著我，好像打開了我過去封閉和忽略的世界。

聽移工們分享在台生活的困境、面對勞資結構的剝削，以及難以名狀的歧視、騷擾、隔閡等，信仰成了他們最終的避風港，一個還能回到家的地方。在活動的最後兩天，我們回到避靜的氛圍，避靜的神師帶我們默觀耶穌的凝視、想著祂如何以「移民」之身來到這個世界、想著祂會以怎樣的眼光望著這些在苦難中努力生活的人們。突然我很清楚地感受到，這個信仰始終圍繞著貧窮、圍繞著最小弟兄，因為從耶穌的眼光凝視中投射出來的，都是他們的臉龐。選擇忽視貧窮，就像對耶穌轉

面不顧一樣。

第二顆種子：體驗—分辨—使命的方法學

那次的經驗是小小的種子，打開我看見更多信仰實踐的樣貌。接著我持續參加 IMCS 的活動，這個組織創立於二戰後的歐洲，當時天主教會的青年有感於戰爭期間各地的分裂及苦難，學生們開始建立國際網絡，渴望建立基督化和平與正義的世界，推動許多倡議、社運活動，藉著自己的專業知識能力，影響教會和社會面對許多議題。當時我飛到義大利參與「移工和難民」的專題，隔年再到香港 EAP 體驗「無家者」的困境，甚至有機會到非洲尚比亞和國際學生們一同面對「水資源匱乏」的問題。看見這些天南地北的處境，常會激發我對生命的疑問、對真理的好奇、對耶穌來拯救世人的困惑……

面對世界的不公義，我迫切需要天主的答案。因此，回到台灣後，帶著我的困惑和激動、無力和不知從何開始，我對愛貧為先的使命悄悄地拉開序幕。因為有了幾次參與 IMCS 的經驗，也有一群當年在台灣參加過 EAP、對貧窮議題共同「有感」的神師和夥伴們，我們開始在自己大專同學會的分會聚會內帶入社會議題的體驗。幾個大學生們一起相約去看貧窮議題的展覽、電影，也在聖誕節一起向街友報佳音、探訪長者、至育幼院和孩子們接觸。一開始總覺得這些活動都很有趣，但很快我們也注意到，這些大大小小的活動，如果只是一次性的體驗，很容易成為曇花一現、自我感覺良好的服務。如果忘卻了信仰

裡的和好與祈禱，便很難真的在心中沉澱，觸動到更永續的行動。

過去 IMCS 或中聯會（Young Catholic Students，簡稱 YCS）帶領的方法學裡，See-Judge-Act（看見—判斷—行動）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循環與步驟。但在我幾次的經驗下發現，如果只是觀察問題、尋求專家、找出問題中的關聯和解決方法，或一股腦兒地從服務面做起，都會缺少議題和我們自身的「連結」。每個環節之間細膩的回顧、分享感受，將我們的渴望和無力投入於祈禱當中，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過程。我自己也受到耶穌會依納爵靈修⁵的陶成，更發覺這過程就像依納爵提到的「行動中的默觀」⁶。因此，結合 See-Judge-Act 的動力，我將之延伸成為 Exposure-Discernment-Commitment（體驗—分辨—使命）。

簡言之，「體驗—分辨—使命」的三步曲，讓我們在看見時，不是只從遠處觀看，也盡量地讓自己完全暴露（Expose）、沉浸在其中，能夠和街友們坐在同一張紙板上、和漁民站在同一艘船上。同樣，判斷時不僅是讓更多專業人士提供正確的知能、實際的資訊，更是要在其中**分辨**（Discern）自身的感受和天主的聲音。我被什麼吸引？什麼狀況衝擊、混淆著我，使我害怕無力？在這些體驗當中，天主臨在哪裡？聖言曾說過什麼？耶穌

⁵ 依納爵靈修，是以耶穌會創辦人聖依納爵·羅耀拉的經驗及洞察，包含省察、神操、分辨等靈修方法。

⁶ 行動中的默觀：耶穌會靈修精神之一，將「全然接納具體的行動」以及「專注於天主會召喚他去何處」二者之間創造性的張力體現出來。

曾做過什麼？透過真實地面對自己內在和天主的聲音，我才能做出有意義的答覆和**使命**（Commitment）。

行動不一定是馬上付諸己力、改變現況。更多時刻，它就是一種有意識的選擇。我選擇更勇敢聆聽不同的聲音、我選擇更發覺微小卻正向的力量、我想重新思考自己的安排與規劃是否困在自我裡。這些小小答覆並不能馬上回應任何議題的困境，卻打開了很多扇門、種下許多種子，它必須一次又一次地經歷更多體驗、分辨、使命，並在祈禱中，越來越靠近天主對我們的計畫和旨意。這些經驗也更讓我了解到，接觸貧窮，就有機會更接近真實的自己。

第三顆種子：默觀耶穌與貧窮

很多時候，青年在觸碰不同社會議題時，因為親眼見證、因為深入問題，而有無法撼動結構性罪惡的無力感。面對這麼多的貧窮，要怎麼觸碰議題而不只是成為「憤青」？要如何不陷入一種「無濟於事」的想法，反而能持續為天主的正義和慈愛奮鬥呢？答案的關鍵就在耶穌身上，看著祂，能幫助我們面對自身的貧窮。在先前談到的方法論裡，「分辨」是相當重要的，聖言和耶穌的所作所為必須進入這樣的討論裡，否則我們很快就被許多問題有待解決的壓迫感給沖刷走。

五餅二魚

在《若望福音》六章 1~15 節中，門徒們面對飢腸轆轆的群眾，也曾經感受過要解決龐大問題的壓迫感。但我們觀看耶穌

如何餵飽衆人，便可得到另一個更大的啓示和安慰。耶穌並非憑空變出各種食物，利用神蹟一次性地解決所有飢餓的問題。出乎意料之外，祂接納了一個小男孩「無濟於事」的奉獻，讓祂手中僅有的五餅二魚，成為衆人喜樂的泉源。當我們面對社會上龐大問題的侵擾時，英雄般的彈指奇蹟不復存在，唯一的奇蹟是在貧乏當中，仍獻出自己的真心和僅有的一切。

在教會內，我們看到許多教友組成的監獄牧靈小組、探訪病友長者的團體，長期持續地做著日常的陪伴與關懷。社會並不會因為這些團體的付出就不會有罪犯或病患，但天主接納我們愛人的渴望和無濟於事的陪伴、杯水車薪的給予，讓這份無法「解決問題」的愛，成為內心富足的力量。祂從不利用外在事物來改變事情，祂一直轉化我們的內在成為奇蹟的應許之地。

憐憫罪婦

面對許多在貧困中生活的人，暴力和罪惡也伴隨他們長大。越認識貧窮者，經驗有時也讓我們看到他們所做令人難以理解或接受的選擇。在《若望福音》八章 1~11 節中，法利賽人捉住一位犯姦淫的罪婦到耶穌面前，好能看祂會如何處置。耶穌向他們說：「你們中間誰沒有罪，先向她投石罷！」祂沒有消滅仇敵，沒有遮蓋、忽略這個罪婦所犯的錯，卻讓每一個人先意識到了自己的有限，放下心中驕傲的石頭，讓彼此坦誠、彼此理解成了悔改最首要的關鍵。

我們不需要透過區分你我和貴賤來定義自己，在放下手中

石頭的那一瞬間，我們釋放了自己和他人，也讓這雙手有機會牽起跌倒的兄弟姐妹。我們都是罪人，卻可以彼此帶領起身前行。同樣在《若望福音》第四章，耶穌沒有扭曲或掩蓋任何的事實，說出了井邊婦人五個丈夫的秘密，卻讓她相信像她這樣備受排斥的人，也值得飲用生命的泉源。祂為貧困的人帶來最深的接納與肯定，是超越任何物質能給予的意義和價值。

耶穌深知人類的罪惡和軟弱，我們因自由意志帶來的種種傷害，但祂並沒有奪去我們的自由，卻親自來到人間，以人類的血肉之軀體驗生命，感受我們的軟弱與跌倒。這是祂靠近貧窮的方式，祂暴露在我們當中，經驗我們的崇拜和背叛，分辨天主給予的使命，更以行動親自治癒人心，「向貧窮人傳報喜訊，向俘虜宣告釋放，向盲者宣告復明，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，宣布上主恩慈之年」（路四 18-19）。原來耶穌並非來到人間解決問題，祂選擇來到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，透過我們的彼此和好、建立關係，我們也能彼此釋放與救贖。因此，我們在經歷貧窮體驗和反省過後，一定會感到無力、力有未逮。但不帶著要去「拯救」別人的姿態體驗貧窮，我們開始在其中有更多的領受。

原來，接近貧窮並非要解決問題，而是迎接耶穌來到我們心中的時刻。貧窮讓我意識到自己是個罪人，我對許多人的貧困處境貿然無知，我對許多人的軟弱恣意批判，我卻開始更勇敢能見證自己的不足、不夠善良、不夠開放。貧窮讓我更確信祈禱的力量，每次與街賣者、乞討者相遇，無法購買或給予幫助時，內在良心的批判和挑戰也在翻騰。但我必須接納這份「無

能為力」，放下「救世情懷」，我的給予時常很有限，但我的祈禱卻能掛念著他們的臉龐。在奉獻我的五餅二魚和放下驕傲石頭的那一刻，耶穌並沒有放棄貧窮的我，祂愛的奇蹟仍在我的心中滋養。因為從耶穌的眼光凝視中投射出來的，也是我們的臉龐。

第四顆種子：愛貧為先

2021 至 2023 年，我因緣際會來到了教會工作，開始更有時間和氣力展開在我心中未完待續的小小夢想——喚醒及推動青年的社會參與和使命。這兩年推動活動時，身邊都還有當年在同學會一起打拼的夥伴，我深深感謝他們的同行，讓人感受到這可以是我們創建也渴望看見的新世代。雖然幾次活動下來，我還是會常感失望，總覺得自己無能帶領青年靠近貧窮。但我回顧自己的生命經驗，從大學時期擔任整整四年的課輔老師，到成為人師後，陪伴後段班學生組成小組複習課業，直到今日，我跟著通化街玫瑰堂的陸神父和教友們，每週三定期至台北車站拜訪街友，結交了好多深刻的友誼。

原來，我愛貧為先的使命，從很早很早開始，不斷延續、深入、保存，且在不同位置，都有它最合適及恰當的可能性，包括在我身為學生時可以作的承諾，以及在教會工作時所能做的推動。現在我又回到了校園內工作，持續在這人師的夢想裡，與更多孩子們分享這些年來的「生命教育」。雖然這些推動也使我面對自己的貧窮，但我也並不厭其煩地相信這些經驗，在「體

驗、分辨、使命」的過程裡，帶我做出更靠近天主的決定！

愛貧為先，並不必然是直接向貧窮者服務，而是學習以耶穌的眼光看待生命。有時在認識貧窮議題時，我們被觸動、吸引；有時我們自身都感到匱乏、失望。這時，我們都可「以貧窮為優先」，去愛這份匱乏和無力。這樣的我們才真正懂得貧窮，也才真正能給予富足。我們在任何不同的崗位上，都被召叫去看到身邊弱小者的需要。可能是我們的員工、鄰居、孩子、朋友、父母，甚至是我自己。任何形式的貧窮，都帶我們看到耶穌凝視的眼光，祂如何來到我們中間，藉著我的願意和勇敢理解，也流露出和好及釋放的眼光。